



## 我的暑假

□张陈智

今年暑假,我没有外出旅行,就在泉州待着。熟悉的街巷、常去的老店,还有家人闲坐的老屋,藏着太多平时被我忽略的“滋味”。趁着长假去慢慢品味,我也收获了不同以往的暑假故事。

假期伊始,我加入了志愿者活动,同行的都是与我年纪相仿的大学生。清晨的阳光才顺着骑楼的缝隙溜进古巷中,我们一行人便戴着统一的小红帽,手里拿着铁夹子和垃圾袋开始忙活起来。墙角的烟蒂、石阶缝里的纸屑、屋檐下堆积的枯枝,都被我们一点点清理出来。大家边干活边聊天,从各自的专业聊到兴趣爱好,很快就熟络起来。有的人还指着某座古厝说小时候总好奇与它有关的传说故事,也有的人提起某家老店的面线糊很好吃,并推荐大家去尝尝。不知不觉间,我手里的垃圾袋被装

满了,身边也多了一群能聊到一块儿去的朋友。

三伏天的日头太烈,我减少了出门的次数,随即钻进书房,拿起画笔把之前走街串巷见过的场景记录下来。有时是画古厝的红砖墙和燕尾脊,有时笔下出现的是老街的石板路和开元寺里的千年古刹,当然图上还少不了我吃不腻的古早味小吃。画累了,我便翻出家里的碎布头缝制小布袋,又找来彩线绣上几朵刺桐花当装饰。有次把这些布袋的照片发到线上平台分享,还有外地的网友留言询问是否可以买来当纪念品。我于是挑了两个绣得最好的寄过去,收到对方发来的感谢消息时,心里还偷偷乐了好一阵子。

家里阳台一角则被我开辟成小花园,摆上了几盆多肉和两株茉莉。早上给

它们浇水时,经常碰见隔壁阿伯在侍弄他的兰花,有时他会喊我过去,教我怎么给茉莉剪枝才能多开花。看着多肉的叶片一天天饱满起来,茉莉抽出新的嫩芽,第一次养花的我更是雀跃不已。记得第一朵茉莉绽放时,淡香飘进房间,恰好赶上我画完一幅新图,颜料还没干透,花香混着墨香,变成一股特别的香气,着实令人印象深刻。

暑假过半时,我与家人去了一趟久违的清源山。拾级而上,前面的父母边走边讨论着哪块岩石像老虎哪块像狮子,我跟在后面数石阶,数着数着又被一阵响亮的蝉鸣打断了思路。抵达山顶,拂面的风变得凉爽许多,往山下望去,老城区的红砖屋顶连成一片,新楼群在阳光下闪着光,看起来好像一幅新旧拼贴的画。下山回了一趟老家,阿嬷早已做好

晚餐,满满一桌都是我爱吃的菜。饭桌上,父亲讲起自己小时候爬清源山摔破膝盖的事,母亲调侃他现在爬三层楼就直喘气,又不禁感叹时间过得太快。阿嬷一边听着,一边不停往我碗里夹菜,嘴里还念叨着:“多吃点,看你都瘦了。”月光洒在窗外的榕树上,蝉鸣渐渐轻了,屋里的笑声却一直没断。

这个暑假没去远方,时光就在熟悉的街巷里,家里的屋檐下慢慢流淌而过。清理过的老巷变干净了,画里的古城越来越鲜活,阳台上的茉莉仍断断续续地开着,饭桌上的笑声总在傍晚准时响起,一个个美好的片段凑成了回忆,也让我的这个暑假变得更加有滋味。

(作者系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2023级学生)



世间万事,最怕“用心”二字。方向正确的事,就尽心尽力去完成,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。



夏日去海边游玩,近可见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,远眺有海鸥盘旋在空中,不时发出“咕咕咕”的叫声。我和爸爸妈妈在沙滩上散步,脚下的沙子软乎乎的,踩在上面舒服极了。突然,我看见不远处有几个贝壳,立马跑过去,弯腰捡起一个凑近看,发现里面竟然藏着一只小生物,它模样很特别,一对眼睛鼓起来,小钳子不停挥舞着,好似螃蟹,可头上还有一对触角,又像虾子。我惊喜不已,赶紧喊爸爸妈妈来瞧瞧。

爸爸看了看,笑着说:“原来是寄居蟹啊。”见我好奇,妈妈接着解释说:“因为寄居蟹本身很弱小,所以得依靠贝壳来保护自己,如果长大了,就会再换一个大点的贝壳继续寄居,它还有个外号叫做‘换家大户’。”我恍然大悟,随即又提议将这只寄居蟹带回家,让它住进我们的房子里。爸爸妈妈点头答应,笑说欢迎这位小生物成为家里的新成员。

——《寄居蟹》(郑心浩,德化县实验小学三年级)

生活中,妈妈的唠叨无处不在,那是她表达爱的独特方式,虽然简单直白,却饱含深情。上学日的清晨,伴随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,妈妈便风风火火地走进我的房间,她总是一把拉开窗帘,然后一边掀开我身上的被子,一边念叨:“还不快点起床,要迟到了。”我只得赶紧起床换衣服,有次迷迷糊糊把衣服穿反了,妈妈见状又忍不住唠叨:“马虎鬼,衣服都穿反了,学习可不能这样。”当我背起书包准备出门时,妈妈又会开启了她的“唠叨模式”,反复叮嘱我路上要注意安全,又提醒我在上课得专心听讲,不要开小差。到了晚上,见我做完作业,妈妈又要唠叨一句:“记得把书包收拾好,早点睡,明天还得早点起。”

我对这些唠叨总是烦不胜烦,直到前不久,妈妈出差了,家里忽然安静许多,我又感觉不习惯了。“妈妈,您什么时候回来?”电话里,我忍不住催促她快点回来,而我并没有说出还有一句话是:我想念您的唠叨了。

——《唠叨中的爱》(周思捷,永春县桃溪实验小学四年级)

我的母亲不善言辞,也很少对我说“妈妈爱你”。但长大后回想,其实她早就一遍遍对我诉说了爱意。

小时候,母亲最常对我说的话是“想做就去试”。于是我扎进合唱团,走上朗诵台,连六一儿童节演课本剧,也积极争取想要的角色。记得初次登台表演结束,我站在舞台中央谢幕,一眼就瞧见母亲的笑脸和她手机上不断闪烁的闪光灯。那一天,母亲的手机相册又多了不少我的照片。我以为那些照片与旧手机早已尘封在杂物间,谁知有天从书架上翻出一本厚厚的相册,我才知道母亲把旧手机里的照片都冲洗出来,当中大部分是过去我参加活动的照片,许多场景我已记不清了。随手抽出一张照片,我还发现它的背面有母亲留下的字迹,标注的是照片拍摄的时

间与地点。如果说成长是一部电影,那么我的童年“高光画面”皆是母亲记录的,每一帧都藏着她没有说出口的

爱。母亲不擅长表达,却会耐心倾听我的喜怒哀乐。记得刚升入高中时,我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学习任务,排名也一落千丈。一次月考结束,看着卷子上的红叉,我沮丧不已。攥着书包冲回家,我趴在沙发上一边哭一边抱怨自己太笨,母亲闻声便把菜篮往灶台上一放,搬了个小马扎坐在我旁边,她没说“加油”,也没说“努力”,就静静陪着我宣泄情绪。等我哭够了,她才递来一块毛巾,对我说:“锅里炖了你爱吃的排骨,先去吃饭吧。”隔天早上打开书包,我发现多了一袋巧克力,上面还夹着一张纸条写着:“开心一点。”似乎比起成绩,母亲更关心是我的状态,她总担心坏情绪会困住我,平时嘱咐最多的不是“要认真”,反而是“开心点”。后来我才明白比起分数,她更怕我被挫败击垮。

进入大学,我与母亲分隔两地,但我们的关系却愈加亲密了。只要我提出邀约,不爱出门的她定会点头答应成为我的“旅行搭子”。大一寒假,我们一起去北京旅游,不习惯熬夜的母亲却愿意在凌晨四点,陪我骑共享单车去看升旗仪式。爬长城时,她也不嫌累,一直攥着我的手不放,陪我走到了目的地。后来听家里人说,每次旅行回来,母亲都会念叨一句:“女儿可厉害了,能带我去看世界咯。”

其实在我眼里,母亲才是最厉害的,就像无论什么食材到她手里,都能很快变成一道道美味佳肴。有次暴雨来袭,我又要赶回学校,母亲二话不说便骑车载我去车站。她身披雨衣,双手稳稳扶着车把,我坐在她身后,看着她的雨衣下摆随风扬起,样子犹如一位潇洒的女侠,我心

里就像儿时一样觉得格外踏实。

如今再想,母亲的爱从不用言语堆砌。那些照片、倾听、陪伴,还有风雨中为我遮风挡雨的身影,其实已代替母亲对我说了无数次的“爱你”。这份深沉的母爱,就像家常菜,平淡却暖心,一直都在。

(作者系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级学生)



### 判断题

小华考试不及格,爸爸责备他不动脑筋,因为他将所有判断题都选了“对”。小华却说:“爸爸试卷上写得很清楚——答错扣分。”

### 打算退学

叔叔听说侄子要退学,便问

他原因。侄子说:“学校的饭太难吃了!”

叔叔教育他:“你去学校是为了学知识,不是去享受的,怎么能因为饭菜不好吃就退学呢?”

侄子大声反驳道:“叔叔,我上的是烹饪学校呀!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## 稻花香里的守望

□刘诗彤

小时候,我总爱跟着爷爷去稻田,看着他在田里耕作,就觉得很有趣。印象中,爷爷懂得很多种稻谷的知识,有时坐在田边休息,他会教我如何辨认禾苗的长势,告诉我哪些泥土种出的稻谷更好吃。那时的我也喜欢拉起他布满沟壑的手,摸摸上面的老茧。听说那是握农具磨出的痕迹,还要缠着爷爷讲讲过去劳作的趣事。

时光一晃而过,爷爷年纪渐长,身体大不如前。有次病才刚好,他又想下地干活,爸爸说什么都不答应,爷爷却生气地反驳说自己的身体好着呢,下地干活不成问题。我见他们争执不下,也跟着劝爷爷说:“您先养好身体,以后再干活也不迟。”谁知他仍不肯同意,我只得假装生气,连着好几天不和他讲话,这才让爷爷妥协。可等我们离开老家,爷爷又闲不住,又偷偷拿着农具去了田里。

今年夏季回去,一进门我就看见厅堂一角堆着十几个颜色不同的麻袋,束口系着不同颜色的布条。凑近看,一些麻袋上还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“好”字。见我好奇,爷爷笑

眯眯地解释说那是新收的米,今年收成多,打算挑出一些品质好的送给亲朋好友。当晚新米煮的饭端上桌,我一尝果然很香,边吃边听爷爷讲他侍弄稻子的点滴,说哪片田的谷穗最沉。恍惚间,我好像又看见他弯腰收割稻谷的身影。那一刻,我似乎读懂了田地对爷爷的意义,就像稻子离不开泥土,他总说的闲不住,其实是心里割舍不下那片稻田,放不下侍弄了一辈子的稻子。

(作者系永春县第四中学初二学生)



(CFP图)

## 学提线木偶戏

□艾渝晨

初见提线木偶戏,是在清源山脚下。一片空地上,表演者拨动丝线,木偶的手随之一开一合,水袖飞舞,划出道道绚丽的弧线,引得喝彩声不断。精彩的表演让我看得入了迷,见我很感兴趣,父母回去便买一只提线木偶,让我先试着摸索摆弄。

可是木偶到了我手里却不听指挥了。仅是抬手、迈步等简单的动作,我都无法用丝线控制,手忙脚乱一顿操作,丝线还缠绕在一起,简直乱了套。我尝试多次,手里的木偶要么“僵”在原地,要么四肢不协调的摆动,毫无美感可言。我嘴上抱怨“太难了”,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。

学还是不学?我犹豫了好几天。直到无意间刷到一个视频,介绍的是一只提线木偶从制作到登台的全过程。视频里,匠人拿着刻刀对着木头凿刻,木屑飞落间,木头渐渐有了人形。雕刻、描眉、缝制戏服,再到最后按上丝线,匠人每个步骤都做得认真仔细。看字幕介绍,我才知道一个木偶往得耗费匠人半个月的时间。

接着视频中又出现木偶表演者的身影。只见清晨天没亮,他们就在院子里练习,即使到了炎热的晌午,他们操控木偶丝线的手也没有停下。听解说词介绍,只有一

练再练,多年的坚持,等到手指能够自如地控制丝线,才算技艺真正成熟。

看完视频,我深吸一口气,决定从头学起。于是我请父母帮忙找了老师,开始认真打磨基本功。先练的是控制单根丝线的方法,终于学会让木偶的手能稳稳抬起,才继续“打磨”让木偶手脚完成连贯动作的技巧。但就算是一个“拱手”的动作,我也练了许久才像样。有好几次,看着丝线缠在一起解不开,我都急得想把木偶扔了,但一想起视频里匠人的专注和表演者的坚持,我又会耐着性子拆开丝线重练。就这样练习了半年,木偶终于能灵活完成动作了,无论是抬手、转身,还是水袖摆动,它都能按我的想法来控制。

如今,我仍在继续学习提线木偶的表演技巧。虽然离登台表演还有很长的距离,但每一次进步都让我感到欣喜,也让我渐渐懂得不管学什么,都得下苦功,只要肯坚持,再难的事也能做好。

(作者系惠安县县城中学初二学生)

## 美味的“炸角”

□陈宥彤

在泉州,有一道传统点心叫作“炸角”。它有着酥脆的外壳和甜糯的内馅,不仅

口感富有层次,还是许多人心中最难忘的“古早味”。

这天,奶奶准备好了面粉、花生、白糖、花生油、蒜泥与芝麻等食材,准备教我制作“炸角”的方法。只见她往锅里放入一堆沙子烧热,随后撒一把花生粒与沙一同翻炒。炒好的花生倒在竹筛上,外滤掉沙子,奶奶还用手轻轻搓掉花生的外皮,再轻轻摇动竹筛,让花生皮随风飘走。最后去皮的花生放入石臼中捣成碎

末,加入白糖、蒜泥、芝麻等配料搅拌,香气四溢的“炸角”馅料才算做好。

和面时,奶奶往面粉里加了适量的油和水,随后将揉成的面团搓成条,再分切成小块。见我跃跃欲试,奶奶便让我试着用擀面杖将面块擀成圆饼状。奶奶一边夸我擀的皮漂亮,一边拿起一张面饼,往里填馅料。接着将面皮做成半月状,还得把交叠的面皮边沿捏成麻花的样子。

待锅里热油开始沸腾,奶奶将包好的“炸角”下锅,油炸时还不忘拿筷子将它们翻面。当“炸角”表面变成金黄色,奶奶才拿笊篱将它们捞出控油。等热气吹

散,我就夹一块“炸角”品尝,刚入口,就感觉酥脆与香甜在舌尖“炸”开,搭配一杯铁观音,滋味更是美味无比。

听奶奶说,“炸角”不仅是本地人逢年过节常吃的传统美食,它还跟着外出打拼的人们前往海外,成为他们缓解思乡之情的寄托。我想这或许就是长辈们常说的家的味道,它总能跨越山海,通过味蕾带人们回到熟悉的家,回到灶台边忙碌的亲人身旁,回到那些充满烟火气的温暖时光里。

(作者系丰泽区第二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)

## 草原之旅

□陈奕铭

如果说石牛山的瀑布像一首激昂的诗歌,东湖公园的湖水好似一篇婉约的小诗,那么呼伦贝尔的大草原,更像一幅铺展千里、壮阔磅礴的画卷。今年暑假,我也与家人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。

抵达大草原的那天,风和日丽,刚下车一望无际的碧绿草海便映入眼帘。草儿随风摇摆,犹如掀起层层绿色的海浪,美极了。在这片绿色海洋中还有一艘艘“船只”,它们就是漂亮的蒙古包,时而飘出的袅袅炊烟,也为这幅生机勃勃的草原画卷增添了几分生活气息。

放眼远眺,还能看见儿骑着马的牧民,一旁是正低头享用青草的羊

群,它们好像一朵朵胖乎乎的云,与随风晃动的绿草相映成趣。看着眼前的景色,我不禁想起了熟悉的诗句: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

穿过草原,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,一棵棵排列整齐的白桦树传入视线,它们“站”得笔直,好似戍守边疆的士兵。阵阵微风吹过,树叶沙沙作响,又好像在欢迎远方的来客。

离开白桦林,我骑上了马儿。马儿欢快的脚步带着我登上了一处山峰,在那里极目远眺,也能把草原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原来,草原上一条还有小河,它如同一条飘落在绿地上。夕阳余晖洒落,河水泛起了金色的波纹,连草原上的马儿与羊群也好似被金光笼罩,宛如一颗颗散落在草原上的宝石。

眼看美好的旅程即将结束,我忽然很想拥有一个暂停键,这样就能多看看这无



(CFP图)

垠的草原,听听风吹草的声音,再摸摸马儿光滑的鬃毛,也把这清新的草香、辽阔的景象,都牢牢记在心里。(作者系鲤城区新步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)